

## WARINGS

qlu, 2020

George Morland 后来以四千镑买了他兄弟 Francis 那部分 Chelsfield 庄园。George 没有子女。继承人是妻侄女 Elizabeth Elvy。1811 年妻侄女嫁给 Robert Cranford 时候，他把庄园及房子转到了一个信托公司，老婆是受益人。后人研究法庭文书发现，其妻侄女可能是他“秘密”的小老婆。总之，Chelsfield 庄园最后在 Cranford 名下。Cranford 的特点就是存钱买地。Chelsfield 庄园在 1844 年出售时已经拓展到上至 St. Mary Cray、Orpington 下接 Farnborough、Downe、Cudham、Knockholt 以及 Halstead。隔壁 Hewetts (Hewitts) 庄园的 Thomas Waring 买了它。

Waring 家三代住在 Hawstead Lane，BMI Chelsfield Park Hospital 旁边的大房子里。房子现在还在。当年的大院里现在还开有一个困难儿童学校(Brown's School)、一个幼儿园(Brinds Well Day Nursery)和其他私人住宅。这个房子 1815 年建的，它和 Hewitts 庄园最初都是 Thomas Waring 的老丈人 John Fuller 的。John Fuller 只有一个女儿 Sarah。

找个有钱人家独生女是真正的致富之道。

Thomas 有 7 个子女，最后只有一个活下来了，就是 William Waring (WW)。他继承了庄园。有一本 Chelsfield 秘史称 1743 年 Chelsfield 有 47 家酒吧<sup>1</sup>。以致酒吧老板们不得不相互轮流喝。酗酒像瘟疫。小孩也喝。据说只有过了 9 岁，才能期望活下去。Waring 家生存率这么低，不知道是不是 Chelsfield 酗酒传统害的。

WW 非常热爱本职工作，搞犁田大赛、放羊大赛，试验蒸汽机犁具，使得工人团团转。整天琢磨多产出，少支出。当时 High Elms 的 John William Lubbock(JWL III)新弄了个 Bank Holiday，就是八月的 Bank Holiday。他不让休。一些古老的佃租他也要恢复。其中有一种租叫 Quitrent。就是佃户除了要交租外，还要为地主干一定的农活，譬如割两亩玉米。如果没功夫干农活就用钱抵、物抵，譬如 2 只母鸡外加 50 个鸡蛋之类。1853 年 WW 开会要求交这些，结果只有两个佃户到场。没到场的他要罚款。没人理他，最后不了了之。修铁路经过他庄园时候，他要求火车站设在他家地头，也就是现在 Chelsfield 火车站。旁边人不服气，没两步远只好又搞了个 Knockholt 车站。想想 William Beardsworth Fox(WBF)能从他那租一千英亩地，就知道他有多少地了。土地主就没错。1904 年 WW 死了，一切传给了他大儿子 Arthur Thomas Waring(ATW)。

ATW 在 Eton 上的中学，伦敦执业律师学院 Lincoln's Inn 毕业，没做过一天律师<sup>2</sup>。在 Kent 炮兵部队干了十来年。后来是 Kent 治安法官，郡委会成员。他退休以后，没啥事，把他们家 Chelsfield 庄园、Hewitts 庄园保存下来的几百年的羊皮卷法庭文书，翻了个遍，写成了“Chelsfield Parochial Notes”。

英国很早依法办事，文档保存很好。早期地产文档写在羊皮卷上，买卖一次加接一段，羊皮卷越接越长。Chelsfield 庄园有一卷 10 英寸宽，从 1612 年开始，接到 1773 年有 32.5 英尺长(约 10 米)。

买房买地的文书加上遗嘱是再好不过的历史资料了。ATW 把 Chelsfield 的历史从 William The Conquer 写到他自己。并且手抄了三版。Chelsfield 以及 Orpington 这块有史记载以来，都是 William The Conquer 给他同父异母兄弟 Odo Bishop of Baieux 的。1066 年！这说起来就太久远了。

ATW 对种地没兴趣，他的子女也是。1920 年 ATW 死后的 30 年里，子女把庄园分片逐步卖掉，搬去外地了。

---

<sup>1</sup> <http://meadinkent.co.uk/chelsfieldevents/SecretHistory.pdf>

<sup>2</sup> <http://www.myjacobfamily.com/pedigrees/waringmanuscripts.htm>